

拟态环境中的真实影像

——赖斯顿传

林克勤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 三峡作家作品集

主 编：黄济人

副主编：余德庄 冉 庄

拟态环境中的真实影像

——赖斯顿传

林克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拟态环境中的真实影像/林克勤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2. 2

(三峡作家作品集)

ISBN 7-80099-496-1

I. 拟... II. 林... III. 文艺-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2178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 (010) 68218553 63202384

<http://www.c-zgsx.com>

E-mail: sanxiab@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千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99-496-1/I · 80 定价: 18.00 元



林克勤著·拟态环境中的真实影像

林克勤

For Ally

作者自序

初次了解赖斯顿是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张隆栋的家里。当时我们班上五个研究生每周都要在张教授家里上西方新闻学，在张老师位于外交部附近的简朴家中，在每个人交了三两粮票、三毛钱搭伙费，吃着附近商店买来的速冻白菜饺子后，我第一次知道了赖斯顿和他的专栏。此后毕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着赖斯顿和他的华盛顿专栏文章。再以后，尽管为了生计而奔波，尽管做了很多糊涂的事，但写一本赖斯顿传的想法不但没有淡漠，反而越来越清晰。

作为在 20 世纪与沃尔特·李普曼齐名的专栏作家和两度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赖斯顿在国内新闻界的知名度和受重视程度远不如他的密友和老师李普曼。我记得在传播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以来，李普曼的名字就随着他那本《舆论学》逐渐地为圈内人所知晓。而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赖斯顿这个曾被称之为“美国 20 世纪无人可比的新闻工作者”却依然在中国的新闻界中默默无闻。这究竟是赖斯顿的悲哀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懒惰和无知？

在国内要找到有关赖斯顿的资料相当困难，兼以时代久远，很多图书馆都没有保存或收藏他的有关资料。所以我想方设法收集拢来的材料未必是最完整的，但是我自认为应该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而找到的，不管出版以后的效果如何，我都竭尽全力公正和客观地反映赖斯顿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和新闻思想。

在西方，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在上流社会中的受重视程度远不如社会科学的智者。这可能和他们对手文科学的重视有关，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则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

科学对人类来说更直接,更关键。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科智者都是他们国家和政府思想库的成员。美国知名的思想库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的东亚关系研究所、兰德公司等等,里边的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外交学、文化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符号学、控制论、信息学等方面的专家巨擘,他们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和总统的执政提供咨询和参考意见。所以,像李普曼和赖斯顿这样的名专栏作家往往都是总统的密友和顾问,反过来,他们在华府里尊崇的地位又加深了人们对他们专栏文章的信任度,因此,报纸专栏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说在报学史上是报纸专栏的黄金时期。我选择赖斯顿作为研究对象,也是想为以后在国内开展报纸专栏学的研究打下基础。尽管现在已进入电子媒介的鼎盛期,再提对报学的研究可能被年轻一代认为是食古不化,但在老一代报人的心目中他们是多么相信和怀念那曾经是一个社会主要信息来源的报纸啊。而且,不管社会发展到了哪一步,我们坚信报纸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毕竟,电子书和电子报纸只是一时的时尚,而不能永远吸引住人们的眼球。被称之为“电子时代活化石”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尽管一生都在促进因特网的发展和研究,但他也深深地感慨和怀念那个拥有《闲谈者》和《旁观者》的咖啡馆文化时代。

因此,我的本意是以对赖斯顿的研究作为契机,进而开展对报纸专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创设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报纸专栏学,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当然,这三部曲的谱写需要自己艰辛的耕耘,非一朝一夕之功效便能奏效。但为了尽快开始这一研究计划,不揣冒昧先推出这一本《拟态环境中的真实影像——赖斯顿传》便是为此,希望各地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是为序。

2002 年 7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章	“苏格兰佬”赖斯顿	(1)
第二章	赖斯顿和总统	(25)
第三章	旁观者清——决策圈外的重要人物	(45)
第四章	美国报刊的作用	(62)
第五章	赖斯顿的新闻自由观及其遭遇的困境 ...	(91)
第六章	最辉煌的岁月——华盛顿分社	(127)
第七章	访问中国和专栏作家的作用	(151)
第八章	美国新闻界的双子星座——赖斯顿与李普曼	(173)
第九章	回顾与展望	(201)
附录一		(225)
附录二		(228)
后 记		(268)

第一章 “苏格兰佬”赖斯顿

1995年12月6日,美国的天才专栏作家詹姆斯·贝内特·赖斯顿因癌症病逝于他在华盛顿的寓所,享年86岁。在他6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曾两次获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励——普利策奖,并从美国的各种大学获得28项荣誉博士学位。《纽约时报》在次日的第一版上,以醒目的三栏题刊载他过世的消息,标题称赖斯顿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报人”,并在转向内页的标题上,称他是“美国新闻事业的巨人”。这两个标题,表现了在美国人心中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城市中最重要报纸的《纽约时报》,对赖斯顿的极端推崇和倾力赞许之意,也可以说明,在当时的美国新闻界没有第二人享有他这种地位和身价。

由小 J·W·艾伯写的这篇悼念文章里说,“赖斯顿先生可能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富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在他以此为根基的华盛顿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首都,他总有办法接触到高层内幕和强权人物。但他从不挖苦歪曲别人,总是能够把复杂的政治现实删减成平实的语言。他说,‘我努力去做的事就是写一封信给我的朋友,把他们没有时间去了解的发生在华盛顿的那些蠢事告诉他们。’赖斯顿先生惯于原谅那些士兵、政客和唯命是从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弱点,以至于一些批评家历来说他对他们太宽容了,因为他与他们非常亲近。但他根植于青年时代的维多利亚式价值观念的严肃道德标准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一直是一个愤世

嫉俗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①

美国新闻界一向以人才济济、能者辈出著称,但提起詹姆斯·贝内特·赖斯顿却是十分崇敬、钦佩不已,他的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定的层次。在他从业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他所享有的权威与声誉无人能比,他不仅是他那一代的佼佼者,也是当今新闻界最受人崇敬的报人之一。很多新闻史学家都认为,他也称得上是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人。

在普利策奖的获奖史上,高居榜首的自然是《纽约时报》。而雄居获奖次数第二位的即是近年来屡获殊荣的《华盛顿邮报》。它也是美国报界可与《纽约时报》较量的最大竞争对手。前不久去世的传奇人物,美国报界“铁娘子”凯瑟琳·格雷厄姆在赖斯顿的悼念会上,极力称赞赖斯顿是“他那一代最了不起的报人,也是新闻界的英雄。”凯瑟琳和她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前《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都是赖斯顿夫妇的至交好友,他们四十年里关系极度亲密,因仰慕赖斯顿的才华,格雷厄姆夫妇几次力邀赖斯顿加入《华盛顿邮报》,而后都被赖斯顿一一拒绝,但这丝毫也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为了大致了解赖斯顿的生平,列出詹姆斯·赖斯顿的生卒年表如下:

- 1909 年 11 月 3 日 赖斯顿生于苏格兰的克莱德斯伯克
- 1920 年 随父移居美国俄亥俄州的戴依顿
- 1932 年 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取得新闻学学士学位
- 1932—1933 就任斯普林菲尔德的俄亥俄《每日新闻报》记者
- 1933 年 就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宣传部
- 1934 年 担任辛辛那提棒球联盟宣传干事
- 1934—1937 担任美联社记者
- 1935 年 与莎莉·富尔顿结婚
- 1937—1939 出任美联社驻伦敦分社记者

- 1939- 1941 出任《纽约时报》驻伦敦分社记者
1941- 1989 出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记者
1945年 因报道顿巴顿橡树园会议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1953- 1964 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
1957年 因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病况等一系列报道而获普利策国内报道奖
1964- 1968 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
1968- 1969 出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
1968- 1991 担任他自己的《葡萄园公报》的发行人
1969- 1974 出任《纽约时报》副董事长
1974- 1989 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1995年 因癌症死于华盛顿

詹姆斯·赖斯顿一生的辉煌成就与他幼年时的清贫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贫寒家庭，因此他一生中落下了一个伴随他终生的绰号——“苏格兰佬”。他 10 岁时随父母移居到当时许多移民心中富裕的新大陆——美国，在俄亥俄州戴依顿定居。赖斯顿的父亲当时在一家汽车厂工作，其微薄的薪金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重负，所以赖斯顿从小就要出去打工维持生活，半工半读。恰恰是由于他不像别的富孩子一样是含着银匙呱呱坠地，没有富裕的家庭作后盾，他的成功却完全来自于他孜孜不休的苦干与实干。

赖斯顿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他一生中受两位女人的影响最大。第一位就是他的坚强和勤劳一生的母亲，她曾对赖斯顿说过，“不要做一个普通的工人，贫穷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如果你一生中都是一贫如洗，这才是你真正的罪过。”

赖斯顿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报人生涯中始终牢记着母亲这句话，他能够成为杰出的报人首先得益于他母亲的激励与影响。他

做过送报生，到高尔夫球场替人背球杆，也在高尔夫球上颇有造诣，他是个顶呱呱的运动员，但却是成绩平平庸庸的学生。他在伊利诺伊大学中唯一得“A”的课程是体育新闻写作，其他课程的成绩却很普通，而且在学期间，从未选过一门政治科目。他最大的转变是在迷上地方法官的女儿莎莉·富尔顿并被她的文化水准所唤起后发生的。莎莉是赖斯顿的同班同学，她既美貌聪慧又举止优雅，是伊利诺伊大学女生会的主席，也是全班中以学校最高荣誉毕业的优秀学生。莎莉是赖斯顿一生中促使他发生重大改变的第二位女人。

1935年，他与莎莉·富尔顿举行了婚礼。他最后承认，结婚是自己生活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家庭从此给他树立了一个中心，使他能够得到稳定，并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目标。为了力图向他聪明而又优雅的妻子看齐，赖斯顿由不关心学业而一变而成雄心勃勃的奋斗者，这是他事业上冲劲的来源。其后，赖斯顿甚至公开承认，莎莉·富尔顿对他英语语文能力上的帮助非常大。由此，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他相信，对于大多数成功者来说，一个美满的妻子是如此的重要。以后的岁月里，他以这类事情为线索，年年都为《纽约时报》写上几栏文章，题材都是关于华盛顿那些在事业上成绩卓著的男人们的妻子。他在文章中赞颂那些在丈夫后面默默无闻撑门面的好女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男人已经越来越少地感受到那些年轻的现代女人们的温情了。

1932年赖斯顿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然后到了位于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每日新闻报》，成了一名每周挣10美元的体育记者。当时的赖斯顿对记者生涯充满了幻想。他一度信奉《纽约先驱报》著名的本地新闻编辑斯坦利·沃克尔对记者的描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报人呢？答案很简单，他必须通晓一切情况，他不仅知道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且他的大脑是这个年代丰富智慧的知识库。此外，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通灵人，能够

感觉到明天的新闻,下个月的新闻甚至明年的新闻是什么。他写的韵文活泼而优雅,他可以胜任新闻事业中的任何工作。他不仅英俊潇洒,而且体力惊人,经常有可以展示其能量的超凡壮举。他可以通宵工作,他衣着得体,谈吐迷人。男人钦佩他,女人崇拜他;金融巨子和政治家乐于与他分享他们的秘密。他善饮而不贪杯。他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家庭,他痛恨谎言、卑鄙和伪善,但他能够自制。他尽忠于他的报纸和作为他职业所看到的東西;不管它是一种职业还是仅仅是一种手艺,他都憎恶对它评头论足的企图。当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人感到悲痛,其中一些人会用几天的时间来悼念他。”②

当然,现实中赖斯顿不久就认识到这不过是些诱人的废话,现实中的记者往往出没于违警罪法庭、县政府大楼或者体育记者席,和犯人、官员以及体育明星们打交道。经历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后,1934年赖斯顿加入了美联社,报道的仍是他当运动员时的老本行——体育比赛。1937年赖斯顿被派到伦敦,开始时报道温布尔顿网球赛、国际高尔夫巡回赛,以及在比利时举行的爱尔兰赌马赛和全国障碍赛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陪伴美国赖德杯职业高尔夫球队穿越大西洋;旅程将尽时我仍然把与萨姆·斯利德③同住在一个房间当成一件大事,那是一种职业新手的激动。”可以想像,青年时极其喜爱高尔夫运动的赖斯顿与这些高尔夫名将同船赴英时的激动心情。到了伦敦后不久,他就开始报道英国外交部的新闻,并为美国最大的通讯社美联社写了很多出色的稿子。

初到伦敦时,赖斯顿一点地理常识都没有,他甚至连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和波罗的海周围的国家是不是一回事都搞不懂,德国在哪里他都不知道。所以,这段时间赖斯顿戏称自己是在研究欧洲地图,于是他决心作补救性的资料积累,开始浏览查阅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这种博览群书的习惯,也使得

他最终成为人们敬仰的一代新闻宗师。

其间，赖斯顿仰慕《纽约时报》的大名，曾两度申请加入，但当时他籍藉无名，又无得力人士推荐，所以均被驳回，遭到《纽约时报》的拒绝。但是，赖斯顿并没有气馁，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在为美联社撰写发自伦敦的独家政治性新闻上了。由于新闻发表得很多，质量又很高，所以他的名字开始受到美国报纸编辑的注意，这里就包括了《纽约时报》当时的总编辑埃德温·詹姆斯及时驻伦敦分社的主任斐迪南德·库恩。

1939年夏，欧洲的局势已是风雨欲来，希特勒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纽约时报》决定增加在欧洲的采访人员，扩充采访阵容，赖斯顿才能招至时报麾下。但甫入《纽约时报》，赖斯顿也没有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很少受总社的重视，一直到德国对伦敦进行轰炸时，赖斯顿才开始崭露头角。二次大战中，伦敦居民不畏空袭的恐怖，以及英勇改变自己命运的悲壮事迹，激发了赖斯顿的灵感和想象，他把这种情绪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些报道都引起了读者、编辑以及同业的信任与赞赏。

1941年他被调回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依然默默无闻。于是他一度退出《纽约时报》，到政府当中去当了一名公务员，负责重组当时的美国国务院新闻处伦敦分社的工作，由于他知识渊博、才能出众，他深受当时美国驻英大使温南的赏识。经温南大使向正在访英的《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极力推荐，苏兹贝格遂邀请他重返《纽约时报》，担任发行人助理、负责草拟发行人的演讲稿、陪同发行人赴俄国访问，以及对新闻进行设计和安排编辑部人事工作等等。

在《Artillery of the Press》里赖斯顿写道，“1943年，适逢二次大战中最大的危机之一，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当时的《纽约时报》发行人受美国政府和美国红十字会委派前往莫斯科，我们不得不从纽约往南飞到巴西的贝伦港。然后由该处穿越非洲到苏丹、埃

及,随后向北经战争的后方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赖斯顿和苏兹贝格受到了《真理报》礼貌的接待,他说,“《真理报》的头头们带我们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机械般呆板的部门,印刷工人和作者的住房,甚至专为《真理报》家族休假的剧院。但有一件事情让我们非常惊奇,那儿却没有供记者们聚拢来报道其新闻发现和写作新闻电讯的编辑室。我们好奇地询问此事,因为本地新闻编辑室是任何一家美国报纸办公室的心脏。我们的主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但不久的解释就让我们明白了原因所在,新闻并不是在这幢建筑里生产出来的,记者也不是美国词汇里那个词的含义。新闻是从位于莫斯科某处的办公室电话线传送来的,记者只是技术人员,随时小心翼翼地准备某处的官员决定了应该上报纸的东西。”

莫斯科的经历促使赖斯顿在今后的记者生涯中思考对真理的责任和国家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美国记者都知道,他们对事实真相的报道让官员们难堪,而且这些报道偶尔会干涉国家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但他们一如既往。因为在很多美国记者的心中,不管怎样进行了报道,不管损害了多少人的利益,报道事实的传统要高于一切。

随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周游欧洲后返回纽约,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大厦最高层十四楼的时报权力中心工作,充当发行人助理,得以参与各项决策与管理,进一步地了解了编辑部门的“办公室政治”。那时候,总编辑与周末版主编和社论委员会主编三足鼎立,各自为政,互相攻讦,使得《纽约时报》内部出现分裂态势,而不能专心对外,精心组织新闻报道。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展开,广播电台的兴起使重大新闻都被广播迅速播出,对报纸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迫使报纸重新界定自身在新闻中的地位,赖斯顿在此时倾力研究这个专题,建议分析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加强背景资料的报道来争取读者,深受苏兹贝格的赞赏与支持。

在这段时间里，赖斯顿埋头苦读，为从事对高层人物的新闻采访作准备。他常常在图书馆里查阅所有有关凡尔赛和会的文件记录，并用铅笔在所有精彩句子、名言及和会的转折点上一一圈点加注，由此可见他的努力与用心。

过了不久，赖斯顿被派往伦敦。担任《纽约时报》伦敦分社主任。因他表现优异，又于1944年被调回华盛顿分社担任外交特派记者，当时正值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赖斯顿想尽办法取得了会议的全部文件，然后参照文件发表独家权威的报道，获得了1945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妒忌赖斯顿的人认为，赖斯顿的成名和他的影响力都应归功于他从属的这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报——《纽约时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好似拥有一张无往不利的通行证，确实具有采访上的一些便利条件。的确，《纽约时报》的权威性是多年积淀而成的，赖斯顿当然沾了时报的光。但他仍然具有非凡的才能，为《纽约时报》增色不少。

赖斯顿不仅在采访技术上高人一筹，他的写作方式之独特以及写作能力之高强，也常使他的同行望尘莫及。他的同事们反映，赖斯顿总有办法在电话上从官方消息系统套出重要新闻的内容。他有一套说话的技巧和说服能力，连捧带诈，并常常强调记者有权公开报道事实，以此为由来迫使官方透露必要的事实真相。

但是，他的成功并非偶然与侥幸。他多年来的顶头上司克罗克曾说过，赖斯顿是一个辛勤的工作者，他总是一直不停地工作。他会跟三十个人通电话，结果却只在新闻报道或专栏文章里用一个句子。克罗克说，赖斯顿是永远不停地追寻与挖掘的人。

他的写作能力极其高超，常常能对枯燥无味以及严肃刻板的政治问题信手写来而运用自如，他能提纲挈领，使繁杂隐晦的政治问题言简意赅，一目了然。这是赖斯顿写作才能杰出之处。他的文章文字优美，反映出他的正直、热情、聪明、公正的性格。他

当然喜欢自由地抨击社会的弊病和官员的无能,但却是一位极具幽默感的人。

1953年,赖斯顿出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首席记者,次年开始写他的政治专栏“截稿时间”,从此一写就是三十多年,深入权力内幕中心。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因为赖斯顿的质疑而悄悄地发生改变;也有许多政策唯恐受到赖斯顿的质疑而不曾实现。由此可见,赖斯顿专栏的存在,是美国政府制定政策上的无形约束。他的写作对华盛顿新闻圈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写过的东西,其他报纸记者都会模仿、跟进,即使是在时效性远远超过报纸的广播及电视机构里也常常引用赖斯顿的报道。1989年的电视评论员、著名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曾经说过,赖斯顿的专栏是美国所有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必读之物,他说,约翰逊总统曾对政府官员表示,“如果想让华盛顿的人读到一篇东西,最好是交给赖斯顿发表,政府中无人不读他的专栏,而且非读不可。”

作家、著名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掌权者》一书中这样描述赖斯顿的地位,“在 50 年代的华盛顿,他的权势是其他人无可比拟的。开始时阿瑟·克罗克仍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负责人,但是克罗克却没有像赖斯顿那样脚踏实地地进行新闻采访,赖斯顿结识了许多 40- 50 岁的人,这些人眼下就要成为有权势的人,这是最好的信息源。而他具有《纽约时报》的权力,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趋之若鹜、望之敬畏的讲坛,任何想要发表一种意见、表达一种观点或登载一份文件的政府官员都需要那个讲坛,于是赖斯顿就成了这份报纸的所有国内和国际记者的代理人。对于一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刻……《纽约时报》已经拥有了华盛顿,而事实上它在进一步渴望着整个美国的新闻业。”④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詹姆斯·赖斯顿完全清楚他的讲坛具有的优点:关于他的成功有多少是由于为《纽约时报》这张著名的报纸效力所致,他绝不存在任何幻想。几年后,由于他手下的一位